

引用:陈瑞欣,农汉才.中国旧方志所载疫病防治药物初探[J].中医药导报,2026,32(1):251-255,259.

# 中国旧方志所载疫病防治药物初探<sup>\*</sup>

陈瑞欣,农汉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 中国旧方志中载有丰富的涉疫资料。本文主要从明代、清代、民国地方志中收集了179种疫病防治单味药物,适应证涵盖疫、瘴、痘疹、霍乱、鼠疫、麻疹、麻风等疫病。相关药物性味多苦寒、辛温,并以清热药和解表药为主,部分兼具药食两用属性,种类丰富;用药方法多样,包括烧熏、洗浴、佩戴、喷洒、水煎服、水研服、酒煮服、以白米粥送服或用水、蜜、酒、盐、糖、朱砂、糯米调服等;炮制工艺包括九蒸九晒、火煅、研末、烧灰、阴干等方法;剂型可分为汤、丸、散、膏等多种形式。此类药物知识与防治经验,在现代疫病防治中亦有诸多运用,展现了中医药的持久生命力。

**[关键词]** 疫病;旧方志;药物;防治

**[中图分类号]** R2-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6)01-0251-05

DOI:10.13862/j.cn43-1446/r.2026.01.042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Chinese Medicines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Recorded in Ancient Local Chronicles of China

CHEN Ruixin, NONG Hancai

(China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Ancient local chronicles of China contain abundant data related to epidemics. This paper collected 179 single Chinese medicines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ainly from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ose indications cover epidemics, miasma, variola and rashes, cholera, plague, measles, leprosy and other epidemic diseases. Most of these Chinese medicines are bitter-cold or pungent-warm in nature and flavor, mainly belonging to heat-clearing medicines and exterior-releasing medicines. Some of them have both medicinal and edible properties with rich varieties. The medication methods are diverse, including burning and fumigating, bathing, wearing, spraying, decocting with water for oral administration, grinding with water for oral administration, boiling with wine for oral administration, taking with white rice porridge, or mixing with water, honey, wine, salt, sugar, cinnabar and glutinous rice for oral administration. The processing techniques include nine-time steaming and nine-time sunning, calcination, grinding into powder, burning into ash and shade drying. The dosage forms can be divided into decoctions, pills, powders, ointments and other forms. Such knowledge of Chinese medicines an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xperience are also widely applied in moder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emonstrating the enduring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epidemic diseases; ancient local chronicles; medicine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地方志,简称“方志”,古亦称图经、记、志、乘、录、谱、编、簿、传、略等,是全面、系统记述一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自然和社会之具体情况和重要事件的资料性文献,被誉为“地方性百科全书”“博物之书”“一方之全史”“最古之史”等。“旧方

志”是指1949年之前修撰的地方志。至今仍保留完好的多种旧方志中蕴藏着丰富的疫病防治史料,亟待挖掘与研究。

学界关于地方志涉疫史料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疫情流行情况研究,包括国内疫病流行概况、

\*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222)

通信作者:农汉才,女,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代医学史、疾病史、中医史料学、中医史学学科建设

区域时段疫病流行状况、疫病发生和流行因素、单病种疫病、疫情对社会影响等；二是疫病防控举措研究，涉及疫情预警、政府及民间防疫政策与措施、防疫机构、疫病防控方法等；三是涉疫医著、防疫医家及资料搜集整理方法研究。而关于地方志疫病防治药物的专题研究，鲜有涉及。加之旧方志中记载了各地出产中药的名称、生长环境、形态、药用部分、采集时节、炮制用法、药用功效等，其中不乏疫病防治药物。为此，笔者试从中国旧方志入手，对现所收集的涉及防治疫、瘟、瘴、疠、天行时毒等无具体疫病名称者及痘疹、痘疮、麻风、麻疹、瘴疫、霍乱、鼠疫等疫病的单味药物进行梳理，以窥旧方志对疫病防治药物记述的概貌、特点及前人防治疫病的地方性用药经验。

### 1 旧方志中对“疫病”的记载

古往今来，瘟疫一直与人类的存在、发展相伴随，历代方志对其有诸多记述。如：成化十八年，永兴县“大疫，死者无算”<sup>[1]</sup>；嘉靖二十三年，天津府“无麦禾，民疫死，人相食”<sup>[2]</sup>；万历十六年春，淮阳县“大饥疫，逃亡甚众”<sup>[3]</sup>；同治元年，奉贤县“大疫，米贵，石至钱十二三千”<sup>[4]</sup>；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峰县“瘟疫流行，受症者吐泄黄水不止，一旦夕即死”<sup>[5]</sup>等。可见疫病具有传染性、流行性，易引发大规模传播，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人口徙居逃亡、饥饿、物价上涨、人相食、田无耕、谷无收等问题，对百姓生活、社会发展及国家政权的稳定均造成巨大的冲击。同时，地方志载疫，常以“疫”“瘴”“瘟疫”“天行”“时毒”等简略述之，直至清代、民国旧方志记载了相对较多的疫病信息，可从中搜集整理出鼠疫、霍乱、痘疫、痘疮、麻风等多种疫病名称及其异名、临床表现、影响等。

### 2 旧方志中疫病防治单味药物分布概况

“疫病”，是指外感疫疠之邪，具有传染性、流行性，易引发大规模传播的疾病。旧方志载疫简略，多无疫病临床表现的具体描述。因此，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方志库》与《爱如生·中国方志库》可全文检索的旧方志（两库对比筛选后共

计6 883种），以“疫”“瘟”“瘴”“疠”“痘”“天行”“时毒”“时气”“天花”“霍乱”“麻风”“麻疹”“鼠疫”“梅疮”“白喉”“肺痨”“大头天行”“大头伤寒”“痄腮”“时行登豆疮”等100余个关键词检索搜集涉疫药物文献，将旧方志中明确记载可“止疫疠”“逐疫气”“辟瘴”“辟天行时气”“疏痘气”“却瘟疫”“治鼠疫”“发麻疹”“愈麻风”等具有疫病防治功效之单味药物均纳入收录范围，共收集旧方志中涉疫单味药物史料4 000余条。同时，剔除未明确药物功效的条目及同一药物的重复记载等，并删除虎骨、虎肉、犀角、熊胆、穿山甲、狼肉、阿芙蓉等国家现禁用或严格管制的药物，最终共选取疫病防治单味药物172种。（见表1）

本文着眼于旧方志中的涉疫单味药物，所选取的研究资料主要源于明代、清代、民国方志，鲜见于宋代、元代方志，其中又以清代方志史料为最。同时，这些史料所涉及的方志地区众多，包括广东、福建、湖南、浙江、江苏、云南、贵州、江西、河北、广西、吉林、重庆、北京、安徽、海南、上海、四川、甘肃、山东、山西、河南、湖北、陕西、辽宁、天津、黑龙江、青海、宁夏、台湾共29个地区。其中，南方地区的旧方志史料占比居多，主要见载于《田赋志·物产》《地理志·物产》《封域志·土产》《舆地志·草类》《食货志·物产》《食货志·药产》《风俗志·货之属》《物产志·药品》《户政略·物产》《人物志》《艺文志》《故事志》等也多有因记医家人物事迹而载涉疫药物者。

### 3 旧方志中疫病防治药物文献的记载特点

旧方志中记载着丰富的疫病防治药物史料，从记载的内容来看，存在以下特点。

3.1 引用文献丰富 在旧方志所载的疫病防治药物史料中，文献构成丰富，引文广博。其中，部分条文直接引用原始文献且标明文献来源或仅标明文献作者，摘录忠于原文；亦有从他处转引或隐括原文，且标明文献来源或不标明文献来源者。从中可见相关药学知识主要参引于医学著作、医家论述及其他地方志、辞书、史书、韵书、地理、诗赋、文集、杂著等非医学文献。

表1 旧方志中涉疫单味药物主治病证及数量

作用	主治	单味药物	数量
预防 疫	路通、苍术、降真香、女贞叶、千里光、蜘蛛香、女儿香、樟木、贯众、大蒜、佛手、赤小豆、荆芥		13
	瘴	淡巴菰、薏苡仁、萎叶藤、槟榔、生姜、木姜	6
	痘	胡荽	1
治疗 疫	苍术、月支香、薰草、大皂角、千人打、车前子、茵陈、蓝叶、川楝子、雄狐粪、毛麝、陈仓米、独叶一枝花、麻蘋菜、柴胡、云雾草、香草、香附、贯众、大黄、柏枝、鬼箭羽、千里光、樟木、荷叶、葛根、琼花、虎耳草、生地黄、地龙、獭肉、鳖甲、白药、金银花、忍冬藤、番芋、芫菁、霸三鞭		38
	瘴	胡麻、箭头草、水杨柳、柳豆叶、川楝子、鹅不食草、木蝴蝶、枫香脂、优昙钵、黄豆、荞麦、马槟榔、蜗牛、王不留行、兔肉、瓠、松花粉、百鸟不宿虫、人牙、凤凰胎、狗蝇、石葡萄、蝉蜕、鼠李、麻黄、丝瓜蒂、丝瓜络、无根草、绿豆、鹿血、石鸭、鲫鱼虫、鱠、白樱桃核、鸽、白茅根、芦根、冬瓜、升麻、鸡、蔗姑、鲤、野猪蹄、冬笋根、蒲公英、干地黄、牛蒡子、人参子、蘑菇蕈、僵蚕、痘仙草、狗虾、旱莲、松花、马齿苋、猪耳菜、蚯、楼台草、兔矢、三白草、谷精草、黄独子、白梅花、竹馏肉、瑞香、活鹿草、月季花、虎刺、山里红、浮萍、蟾蜍、土参、苦参、西河柳、木豆、胡荽、白牛虱、神黄豆、金银花、忍冬藤、黑大豆、苦仔草、人参、鹿茸、黄连、紫草	86
霍乱	大皂角、生姜、东壁土、千金藤、绿豆、毛薄荷、鸡屎藤根、青木香、乌药、木瓜、刘寄奴、白扁豆叶、槟榔、藿香、高良姜、香薷、山栀子、黄柏、野苋根、苍术、艾、藕、樟脑、五子实、筋子根		25
鼠疫	西红花、石蒜		2
麻疹	瓠、绿豆、西河柳、牛蒡子、胡荽		5
麻风	荳兰、断草乌		2
瘴疫	鵝跖草、草果、茵陈、金丝草、山蘗、韭叶芸香草、附子、京三棱、千里光、大曲酒、錦地罗、黃花根、摩挲石		13

**3.1.1 医学著作与医家论述** 旧方志中关于疫病防治药物的记述不乏参引医学著作,包括《本草拾遗》《海药本草》《日华子本草》《本草图经》《本草衍义》《本草纲目》《滇南本草》《本草从新》等本草著作,以及《崔元亮海上方》《古今医鉴》《医林集要》《张氏医通》《陈修园医书》等医方、医论专著。如《云南通志稿》载荆芥:“假苏,《滇南本草》:花似扫帚,夏末采取。治口眼歪斜,通利血脉,化瘀逐血,祛风利窍,又治跌打损伤,洗疮解毒,清目化痰,养肌解酒。夷人作菜日食,不染瘟疫,又能固齿。”<sup>[10]</sup>同时,亦有直接参引医家之言,主要有李时珍、陶弘景、陈藏器、孙思邈、汪讱庵、孟诜等医家,其中又以编撰本草著作的医家最为多见,如《永州府志》记载江华出千里光,引陈藏器之言:“治天下疫气、结黄、瘴疟、蛊毒,煮汁服,取吐,亦可敷蛇犬伤。”<sup>[11]</sup>

**3.1.2 其他旧方志、辞书、史书、韵书、地理、诗赋、文集、杂著等非医学文献** 旧方志记载疫病防治药物,或因相关内容在其他方志中记载较为完整,存在引用旧志或同时期其他方志的情况,如《东平州志》引《泰安府志》载贯众:“贯众,众音终……《府志》云‘以此浸水缸中,日饮其水,能辟时疫’。”<sup>[12]</sup>亦有引《说文解字》《尔雅》《玉篇》《广雅》《埤雅》《尔雅翼》《说文解字义证》《辞源》等辞书,对药物进行详解,如民国《徐水县新志》言葛根:“《尔雅翼》云:‘葛,絺络草也’。俗名干葛。入药,治时疫头痛。”<sup>[13]</sup>另外,还有引用《宋史》《广韵》《益部方物略记》《南越笔记》《滇黔纪游》《蜀都赋》《新语》《博闻录》《齐东野语》《金台纪闻》《秋雨庵随笔》《三冈识略》《群芳谱》《物理小识》等多种论著。明代《罗浮志》载大黄:“《宋史·本传》又云:‘时疫疠盛行,服大黄者不死’。”<sup>[14]</sup>《永川县志》载佛手:“《群芳谱》云‘大如朱柰,实如手,有爪或屈或伸,其气皆可避疫’。”<sup>[15]</sup>民国《八寨县志稿》载木姜:“杨雄《蜀都赋》称木艾,今通称木姜。五六月,吾邑出产尤多,食之可避瘴气,花尤香美。”<sup>[16]</sup>

此外,旧方志记载疫病防治药物还存在综合参引医籍、辞书、诗赋、文集、杂著等多种著作的情况,记载翔实,使方志中相关药物的记述更为详细、全面、准确,体现了当时修志者的严谨以及方志中疫病防治药物信息的可靠性。

旧方志中的疫病防治药物记述,参引各类文献,汇集形形色色的医药内容,是重要的涉疫药学历史资料,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与学术借鉴作用。但某些引用存在着一定的错讹,如摘编引文、增减引文、错误引用、不明出典及引用书名前后不统一等,均需加以仔细辨析。

**3.2 记载内容、体例详略不一** 旧方志中记载疫病防治药物信息详略不一,详者或涉及药物的名称、产地分布、生长环境、形态、性味、功效、药用部位、采集、炮制、鉴别等方面。如:“贯众,多生山阴近水处,叶如凤尾,对生,根一本而众枝贯之,故名。土人于时行瘟疫,浸水缸中,以辟瘟气,最佳”<sup>[17]</sup>;“蓝叶汁去毒:蓝叶,气味苦、寒、微甘,善解百虫百药毒及治天行瘟疫等症。凡以热兼毒者,皆宜捣汁敷之”<sup>[18]</sup>;“柴胡,苦、平,无毒。采根,二三月为宜。县境为古银州,系柴胡地道,时疫要药”<sup>[19]</sup>等。或详述疫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疫病种类、药物疗效等。如“(光绪)三十年甲辰岁,夏六月,县属南一里隆平团、南二里底平团诸村患疫。初病烦郁,发热大渴,既而恶寒,腋下

或胁间见肿核赤紫作痛,即不救。疫未作前,鼠先死,有群鼠掘地出走,或觅水饮者。先是十年前甲午岁,夏四月,粤垣初见此疫,势甚剧,广雅书院山长、义乌朱鼎甫编修一新亦死焉,时人称之为鼠疫。厥后,两广诸县往往患之,或刷或否。是岁初,流行至县境,医者谓服熊胆可愈,或以西藏红花煎浓汤饮,渣敷肿核,病轻者亦可愈也。”<sup>[20]</sup>略者仅记载药物的主治等单一信息,如:“赤小豆入药品,可却瘟疫”<sup>[21]</sup>;“鬼箭羽,能除疫病”<sup>[22]</sup>;“蒜,解蛊毒,辟邪恶、疫气、瘴气”<sup>[23]</sup>等。各细目内容有详有略,篇幅不一。

**3.3 蕴含神话、伦理色彩** 旧方志中,大部分疫病防治药物见载于《食货志》《物产志》《舆地志》等专门记述当地资源、经济之卷,也有少部分见载于《人物志》《故事志》《坛庙志》等卷,与人物、神仙的传奇事迹相伴,如同治《鄞县志》载:“昭惠庙……上神姓黄名伯玉,东汉琅琊人,流寓于此,以医药济人,能救旱潦。殿后,乡人祠之,祠前凿井,植黄柏二章。宋庆历间,境内大疫,神见梦于人,令汲井采柏,烹而饮之,如言果效。柏叶为尽,经宿复茂。”<sup>[24]</sup>在这些史料中,常见因孝亲敬老、仁爱行善而梦授神方或遇仙真显化、平民神仙救疫等,蕴含着浓厚的神话、伦理色彩,承载着时人对生命、人伦的认识与思考,也寄托了他们对驱疫救灾的深切愿望,但其中涉及的相关药物的疫病防治作用有待考证。

#### 4 旧方志中疫病防治药物的特点

**4.1 地方性药物丰富** 方志中记载了某些医学文献中未曾记述、当地特产的疫病防治药物。如《永州府志》载女贞叶:“土人烧以辟疫气,医书所未见也。”<sup>[25]</sup>浙江《泰顺分疆录》中记载毛麝:“产一都各地及龟伏,他处无有,为瘟疫圣药。”<sup>[26]</sup>《重修台湾县志》云“棘茶菰,有红白二色,痢疾红者用红,白者用白”<sup>[27]</sup>,该药在相关医籍中均未见,或为当时台湾地区的特产药物。还有《庆阳府志》中去瘴之金丝<sup>[28]</sup>,《桐城续修县志》中治病之黄棟<sup>[29]</sup>及民国《昌黎县志》治妇女痨证奇效的海灵芝<sup>[30]</sup>等,方志中均言其为本草所不载。亦有广东“女儿香”“猪耳草”“木豆”、福建“薏苡仁”“姜”“胡麻”、云南“萎叶藤”“瓠”“楼台草”“神黄豆”、贵州“木姜”“鳖甲”、广西“木蝴蝶”、海南“千人打”、山东“茺蔚”、陕西“鼠李”、河南“白茅根”、浙江“痘仙草”“筋子根”、辽宁“狗虾”、江苏“楨楂”及贵州、浙江、广东、海南等地“槟榔”等。上述药物均为旧方志记载“土人”用以防治疫病、瘴疫、痘疮、霍乱、麻疹之药,且其中某些药物亦为现今防治疫病的常用药物。有研究将“薏苡仁”与其他药物组合,用于多种疫病,如“薏苡仁-杏仁”是上焦湿热疫“湿遏卫气证”的常见药物组合<sup>[26][31]</sup>,“半夏-薏苡仁”是中焦湿热疫“湿热中阻脾胃证”的常见药物组合<sup>[26][32]</sup>等。

**4.2 性味多苦寒、辛温,清热、解表为主** 旧方志中关于疫病防治药物的记载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本文以笔者目前搜集的相关药物为基础,尝试对其药性特点进行初步探讨。据表1,可外用、内服防治疫、瘴、痘、霍乱、鼠疫、麻疹、麻风等药物近200种,删重后为172种(植物药152种、动物药18种、矿物药2种)。其中,贯众、胡荽、蓝叶、川楝子、云雾草、獭肉、白药、薏苡仁、水杨柳、荞麦、蝉蜕、升麻、蘑菇蕈、松花、楼台草、紫草、乌药、山栀子、筋子根、金丝草共20种药物在相应方志史料中有完整的性味记载;囿于药名改变、药物运用更替、古今药物

记载不同等,月支香、柳豆叶、千人打、雄狐粪、麻蘋菜、香草、百鸟不宿虫、凤凰胎、石葡萄、石鸭、鲫鱼虫、蔗姑、冬笋根、痘仙草、狗虾、猪耳菜、蚯、白牛虱、苦仔草、黄棟、苤兰、断草乌、山蘿、大曲酒、瓠、柏枝、琼花、番芋、霸三鞭、木姜、胡麻、摩挲石、人牙、狗蝇、人参子、旱莲、黄独子、活鹿草、土参、东壁土、五子实、锦地罗、毛麝、鯉共44种药物未查询到性味记载或未能辨清其具体性味,其余108种药结合《中药大辞典》<sup>[27]</sup>与《全国中草药汇编》<sup>[28]</sup>补全药性。

同时,因药物存在“一药多味”的情况,表2中茵陈、鬼箭羽、苍术等51种药物具有2味,故统计2次;茺蔚、香附、犀角、白梅花具有3味,故统计3次。方志所载的药物性味与现代本草医籍不一致者,以方志为准。

从表2可见,旧方志所记载的部分疫病防治药物性味中,五味以甘味居首,辛味、苦味次之,咸味、酸味再次之,即甘味>辛味>苦味>咸味>酸味;四气以寒性为最,其后依次为温性、平性、凉性、热性药物,即寒性>温性>平性>凉性>热性;综合性味则以辛温、苦寒药物为主。此外,旧方志中的疫病防治药物主要为植物药、动物药,二者在药性统计中亦存在差异,如植物药占比较多,五味以甘味为最,四气以寒性最多;动物药五味则以咸味为主,四气以寒性最多。

在上述172种旧方志所载的疫病防治单味药物中,药物功效亦分布广泛,涉及清热药、解表药、补虚药、理气药、活血化瘀药、化湿药、止血药、祛风湿药、利水渗湿药、攻毒杀虫止痒药、温里药、化痰止咳平喘药、平肝息风药、泻下药、收涩药等多种功效,其中又以清热药、解表药为主,均与疫病传变快、起病急、以发热为主症、易内陷生变等特点相应。

**4.3 药食两用,种类丰富** 医药起源于生产生活实践,“药食同源”的理论也被广泛认同。其中,食疗防疫、治疫在我国历史悠久,其思想与实践早在先秦时期即见端倪。《山海经·东山经》中明确记载食箴鱼可“无疫疾”<sup>[29]</sup>。而旧方志中也记载了

诸多药食两用的单味药物,可用于防治疫病。

在疫病预防方面,有赤小豆、荆芥、薏苡仁、槟榔等药物。其中,食赤小豆、荆芥辟疫。赤小豆防疫之效被多种旧方志广泛记载,如《郫县志》言:“赤小豆作粥,可却瘟疫。”<sup>[30]</sup>《云南通志稿》详细记载荆芥的药用功效并提及“夷人作菜日食,不染瘟疫”<sup>[31]</sup>。再如食薏苡仁、槟榔辟瘟。《连江县志》记载:“薏苡……久服轻身益气,健脾壮胃,又可以避瘴。”<sup>[31]</sup>民国《开平县志》载岭南多瘴:“人常食槟榔、蒟叶以消食避疠。”<sup>[32]</sup>

在疫病治疗方面,旧方志中记述的药食两用资源种类更为丰富,涵盖果蔬类、鱼类、兽类、禽类等,如麻蘋菜、丝瓜、鱠、白樱桃核、鸽、冬瓜、鸡、鯉、野猪、笋根、狗虾等,可用于治疗、痘疹、痘疮、霍乱等,疗效多样。《香山县志》中有食麻蘋菜以“消暑疫”的记述<sup>[33]</sup>;《吴县志》载丝瓜“其蒂可治痘”<sup>[34]</sup>;民国《泗阳县志》言“苋菜,有红白二种,味甘美。又一种野苋菜,嫩时可食,根赤色,捣汁治瘧疾。又一种马齿苋,贴地生叶,状如马齿,茎叶皆可食”<sup>[35]</sup>。

**4.4 用法多样,炮制精细** 在旧方志中关于疫病防治药物的记载中,不仅或详或略地记述药物的种类、功效、性味等,还展现其多样的使用方式与加工炮制工艺,从中可以窥见时人运用中医药防治疫病的丰富智慧与实践经验。

药物的使用方式主要分为外用与内服两类。据目前相关资料,旧方志中明确记载以外用法防治疫病的单味药物有30种(路通、苍术、大皂角、降真香、女贞叶、千里光、蜘蛛香、女儿香、樟木、淡巴菰、阿芙蓉、胡荽、月支香、虎耳草、薰草、胡麻、箭头草、西河柳、水杨柳、柳豆叶、川棟子、木蝴蝶、枫香脂、优昙钵、黃豆、荞麦、马槟榔、蜗牛、王不留行、蒲公英、鹅不食草),涵盖烧熏、洗浴、悬挂、佩戴、喷洒、外涂、取嚏、贴脐、点眼等外用方法,涉及疫、瘴、痘、霍乱等疫病的预防与治疗,其中尤以防治痘证占比最多。(见表3)

表2 旧方志中疫病防治单味药物性味分析

性味	酸	苦	甘	辛	咸	合计
寒	赤小豆、獮肉、马 茵陈、蓝叶、川棟子、大黄、贯众、鬼箭羽、虎耳草、赤小豆、车前子、蓝叶、獮肉、金银花、忍冬藤、茵陈、云雾草、虎耳草、牛蒡子、三白、地龙、鳖甲、蝎 齒苋	白药、牛蒡子、木蝴蝶、蒲公英、丝瓜蒂、升麻、苦 薏苡仁、木蝴蝶、荞麦、马槟榔、蒲公英、绿豆、草、浮萍、千金藤、青木香、野苋根、牛、紫草 参、黄连、千金藤、青木香、山梔子、韭叶芸香草、白茅根、芦根、冬瓜、生地黄、蘑菇蕈、三白草、韭叶芸香草、柴胡、千里光、鬼箭羽、柴胡、生地黄、千里光、干地黄 紫草、藕、鸭跖草、干地黄、兔肉	葛根、优昙钵、蝉蜕、丝瓜络、白梅花、鼠李、黄 葛根、箭头草、蟾蜍、毛薄荷 花根	葛根、箭头草、蟾蜍、毛薄荷	蝉蜕	68
凉	白梅花	女贞叶、箭头草、鼠李、金丝草、白梅花、毛薄荷				19
温	山里红、木瓜	苍术、佛手、荆芥、女儿香、麻黄、神黄豆、人参、刘寄奴、艾、筋子根、茺蔚、蜘蛛香、槟榔	松花粉、鹿血、鸡、松花、瑞香、月季花、山里红、神黄豆、人参、鹿茸、石蒜、茺蔚	苍术、胡荽、大蒜、佛手、荆芥、大皂角、鹿血、生姜、鹅不食草、麻黄、白樱桃核、瑞香、乌药、刘寄奴、藿香、香薷、艾、石蒜、草果、茺蔚、蜘蛛香、槟榔	大皂角、鹿血、大皂角、女儿香、淡巴菰、萎叶藤、鹿茸	55
热			楼台草、附子	高良姜、樟脑、附子		5
平	模楂	路通、香附、荷叶、水杨柳、王不留行、虎刺、鸡屎藤根、京三棱、枫香脂、独叶一枝花、无根草	陈仓米、独叶一枝花、香附、西河柳、黄豆、野猪蹄、谷精草、竹髓肉、虎刺、黑大豆、鸡屎藤根、白扁豆	香附、僵蚕、谷精草、木豆、白扁豆、鸽、僵蚕叶、京三棱、西河柳、枫香脂	槟榔	38
合计	7	53	60	55	10	185

表3 旧方志中疫病防治单味药物所涉及的外用方法

用法	单味药物	主治
烧熏	路路通、苍术、降真香、女贞叶、月支香、薰草、虎耳草	疫
烧熏	木蝴蝶、枫香脂	痘
烧熏	淡巴菰	瘴
洗浴	千里光	疫
洗浴	胡荽、胡麻、箭头草、西河柳、水杨柳、柳豆叶、川楝子	痘
悬挂	樟木	疫
佩戴	蜘蛛香、女儿香、薰草	疫
喷洒	胡荽、鹅不食草	痘
外涂	优昙钵、黄豆、荞麦、马槟榔、蜗牛、蒲公英	痘
取嚏	大皂角	霍乱
点眼	王不留行	痘

相比之下,内服法的记载较为简略,具体运用方式多数未明,故而难以统计确切数量。然而,在部分明确记载的内服药物使用中,亦体现出丰富的调制与服用方法,包括水煎服、水研服、酒煮服、以白米粥送服及用水、蜜、酒、盐、糖、朱砂、糯米调服等。此外,炮制方法也颇为讲究,如火煅、研末、烧灰、阴干、九蒸九晒等,最终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多种剂型。如《舒城县志》记载“土参”的炮制与主治:“土参……用麦冬、甘草煎浓汁浸之,九蒸九晒,去其燥性,陈久益佳。其功可疗虚弱、补中气,而催生、已痢、截疟、助痘浆,尤神效。”<sup>[36]</sup>

由此可见,旧方志不仅是医药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也为疫病防治的多样化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 5 旧方志所载药物在现代疫病防治中的运用

旧方志所载的疫病防治药物非常丰富,是中华各地对疫病的认知及应对策略的宝贵记载,其中即有多地同用、具有共识的疫病防治药物,如柴胡、麻黄、苍术等;又有“因地制宜”的地方性药物,如毛麝、棘茶菰、千人打等。方志中所载的多地同用的疫病防治药物,如今在临幊上大多仍广泛应用,如柴胡、麻黄、苍术等。并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仍方兴未艾,研究热度处于上升趋势,如方志记载的烧熏防疫、治疫之苍术,现今仍是烟熏避疫方的主要药物之一,经现代药理学验证其相关提取物具有抗菌、抗炎、抗病毒及调节免疫等作用<sup>[37]</sup>,且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中轻型、中型、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常用药物之一;再如方志所载“治瘟疫必需品”之金银花,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炎症及提高免疫力作用,是非典型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相关推荐处方的常用药之一<sup>[38]</sup>。此外,葛根、升麻、牛蒡子、人参、麻黄、僵蚕、藿香、贯众等诸多内服、外用的疫病防治药物至今在各地仍广泛应用于疫病防治。相对于各地同用的药物,方志中所载的可用于疫病防治的地方性药物,目前的临床应用与相关科研报道较少。但是,方志中的记载,是古人的经验与实验,是宝贵的财富,可为我们进一步的临床应用拓展与新药科研开发提供线索与借鉴。

### 6 结语

中国抗疫的历史源远流长,历代频仍的瘟疫一直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引发社会动荡,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造成了严重影响,迫使人们不断地寻找解决应对疫病的办法。且随着致病微生物新物种的不断出现,人

类与疫病的斗争将是长期的,甚至是永恒的。正如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指出:“先于初民就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sup>[39]</sup>深入开展疫病防治研究,不断总结前人抗疫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久远的借鉴价值。

### 参考文献

- [1] 朱偓,陈昭谋.(嘉庆)郴州总志[M].影印版.长沙:岳麓书社,2010:1028.
- [2] 李梅宾,吴廷华,汪沆,等.(乾隆)天津府志:卷十八祥异志[M]//来新夏,郭凤岐.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292.
- [3] 甄纪印,朱撰卿.(民国)淮阳县志:卷八杂志[M].铅印本.开封:开明印刷局,1934:31.
- [4] 韩佩金,张文虎.(光绪)重修奉贤县志:卷二十杂志[M]//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033.
- [5] 王振录,周凤鸣,王宝田,等.峄县志:点注本(上)[M].赵亚伟,主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211.
- [6] 阮元,王崧,李诚.(道光)云南通志稿:点校本(三)[M].康春华,点校.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20:218.
- [7] 吕恩湛,宗绩辰.(道光)永州府志[M].影印本.长沙:岳麓书社,2008.
- [8] 左宜似,卢鉴.(光绪)东平州志:卷二方域[M]//凤凰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70).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86.
- [9] 刘延昌,刘鸿书.(民国)徐水县新志:卷三物产记·植物[M]//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38).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05.
- [10] 陈琏.罗浮志:卷十人物下[M].陈伯陶,增补.刻本.东莞:陈伯陶,1920:16.
- [11] 许曾荫,吴若枚,马慎修.(光绪)永川县志:卷二舆地·物产[M]//巴蜀书社.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6).成都:巴蜀书社,2017:563.
- [12] 郭辅相,王世鑫.(民国)八寨县志稿:卷十八物产[M].铅印本.贵阳:贵阳文通书局,1932:7.
- [13] 何横,张高,邹家箴,等.(民国)宣平县志:卷五实业志·物产[M]//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65).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146.
- [14] 俞渭,陈瑜.(光绪)黎平府志:卷三食货志下·物产[M]//黄家服.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7).成都:巴蜀书社,2016:289.
- [15] 高仲谦,高照初.(民国)米脂县志:卷七物产志[M].铅印本.榆林:榆林松涛斋,1944:21.
- [16] 翟富文.(民国)来宾县志:下篇機祥·时征[M].铅印本.来宾:来宾县修志局,1937:150.
- [17] 文康,廖朝翼,施学煌,等.(光绪)荣昌县志:卷十六物产[M]//巴蜀书社.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16).成都:巴蜀书社,2017:71.

(下转第259页)

- 模式的思考[J].中医杂志,2010,51(12):1061-1063.
- [13] 任秀玲.“以形正名”形成中医理论概念[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4):644-646.
- [14] 孙梓宜,姚魁武,王子涵,等.升解通瘀汤对缺血性心肌病致慢性心力衰竭气虚血瘀证患者尿液代谢组学的影响[J].中医杂志,2023,64(7):692-701.
- [15] 黎鹏程,卢丽丽,胡秀清,等.基于“血不利则为水”论治冠心病心力衰竭[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4):1872-1875.
- [16] 苏利芳,汪雁博,姜云发,等.心肌活性检测在缺血性心肌病患者血运重建中的应用现状[J].中国全科医学,2025,28(9):1137-1142.
- [17] CAU R, PISU F, PINTUS A, et al. Cine-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ischemic and non-ischemic cardiomyopathies: 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J]. Eur Radiol, 2024, 34(9):5691-5704.
- [18] 曹森,肖凡,喻嵘,等.基于中医内科学疾病定义模式探析其本质规律[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7):3280-3284.
- [19] 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逻辑学导论[M].张建军,潘天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5-155.
- [20] 陈林,刘琼,荆志伟,等.中医药治疗缺血性心肌病临床研究进展[J].北京中医药,2022,41(2):213-217.
- [21] 祝海梅,龙云,辜大为,等.程丑夫治疗扩张型心肌病经验摘要[J].中医药导报,2017,23(6):45-46.
- [22] 陆曙,戴飞.《灵枢》“心胀”探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11):3172-3173.
- [23] 河北医学院.灵枢经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524-527.
- [24] 郝丽梅,毛静远,王贤良.中医学对心力衰竭认识的历史脉络考略[J].中医杂志,2013,54(8):637-639.
- [25] 解琳莉,赵勇,张为,等.从气、血、水关系探析心水之病机与治疗[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8):2113-2115.
- [26] 吴伟,刘勇,赵英强.心衰作为心力衰竭的中医病名探究[J].中医杂志,2013,54(10):891-892.
- [27] 李南夷,指导,邓铁涛,等.充血性心力衰竭中医病名小议[J].新中医,1994,26(2):7-9.

(收稿日期:2025-07-10 编辑:刘国华)

## (上接第255页)

- [18] 宣城市宣州区地方志办公室.宣城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2008:118.
- [19] 王永名,黄士龙,黄虞.(康熙)花县志:卷三物产[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47).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213.
- [20] 戴枚,张怒,董沛,等.(同治)鄞县通志:卷十三坛庙下[M].宁波市鄞州区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248-249.
- [21] 林鹗,林用霖.(同治)泰顺分疆录:卷二物产[M]//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5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826.
- [22] 鲁鼎梅,王必昌.(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卷十二风土[M]//上海书店出版社,大地文化社.中国地方志集成:台湾府县志辑(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40.
- [23] 梁明翰,傅学礼.(嘉靖)庆阳府志:卷三物产[M]//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9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369.
- [24] 廖大闻,金鼎寿.(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二十二物产志[M].铅印本.重庆:三民印刷所,1940:5.
- [25] 陶宗奇,张鹏翱.(民国)昌黎县志:卷十二故事志·轶闻[M]//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20).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40.
- [26] 姜家旺.基于三焦辨证体系的湿热疫证治框架研究[D].南昌:江西中医药大学,2022.
- [27]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大辞典[M].赵国平,戴慎,陈仁寿,主编.2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 [28] 王国强.全国中草药汇编[M].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 [29] 袁珂.山海经全译[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81.
- [30] 陈庆熙,高升之.(同治)郫县志:卷四十物产[M]//《中国地方志荟萃》编委会.中国地方志荟萃:西南卷·第2辑(2).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623.
- [31] 戚弢言,孙发曾.连江县志(乾隆版):卷四物产志[M].连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郭庭平,点校.厦门:鹭江出版社,2017:85.
- [32] 余棨谋,张启煌.(民国)开平县志:卷三舆地上[M].铅印本.香港:香港民声印书局,1933(民国二十二年):4.
- [33] 田明曜,陈澧.(光绪)香山县志:卷五舆地下·物产[M]//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3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59.
- [34] 牛若麟,王焕如.(崇祯)吴县志:卷二十九物产[M]//凤凰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辑·第一编(35).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275.
- [35] 李佩恩,张相文,王聿望.(民国)泗阳县志:卷十九实业[M]//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441.
- [36] 熊载升,杜茂才,孔继序.(嘉庆)舒城县志[M].舒城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合肥:黄山书社,2014:118.
- [37] 田佳旭,吴浩然,王玥玥,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苍术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J].中医药导报,2025,31(1):136-142,163.
- [38] 张文风,李岩珂.金银花治疫古今探微[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39(11):1193-1196.
- [39]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瘟疫与人[M].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37.

(收稿日期:2025-01-10 编辑:时格格)